

# 再说洪湖

□ 杨祖刚

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生活得太久,反而会对身边的一切变化不以为然,这或许是一些老洪湖人心里的情结。在他们眼里闪烁的,和嘴里谈论的总是荷花广场的热闹,宏伟路的繁华,江滩公园的惬意……其中的任何一处,就足以让他们引以为豪。

洪湖是一个有着多种文化的城市,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,以及由此而生的自豪感。在洪湖,几乎每个人都能对这个城市的过往侃侃而谈,并乐在其中。

洪湖人的自豪有时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自尊,任何对洪湖地理风貌的改变,哪怕是建设性的,都会招来非议。洪湖人很反感把公交站牌的“三层楼”改成“聚金广场”,把“农机巷”改成“宝安广场”……洪湖人认为这不单单是地名上的改变,而是关乎洪湖历史文化传承的大事。由此有人呼吁,展开一场洪湖文化的讨论,从而让历史遗迹得以保全。

作为洪湖人,很难描述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。洪湖有值得自豪的地方,更有感到遗憾的地方。不错,城区新堤很小,但她立于长江之滨已五百多年了,比沿江的很多城市都古老。新堤,与水患密切相关。明成化年间发大水,沔南水系大乱。成化六年(1470年),内荆河(古称夏水)在今小港处破口向南冲出一条支流入长江,因沿岸茅草丛生,故名茅江。河口东岸一余里处有一块高地叫凤凰矶,成为船舶停泊港

口,日久成为集市叫茅埠,此为新堤的前身。以后水患不断,茅埠兴衰不定。明嘉庆三年(1524年),朝廷在茅江口新筑长江大堤5300余丈,水患得到控制,来往四川、湖南和江汉平原的大量船舶、竹排、木排得以在茅江口停靠补给和贸易,港镇遂兴,此即新堤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江堤外还有街道,1998年抗洪后,江堤外的建筑几乎全部拆除。这是必须的,然而令人遗憾的是,有些带着历史痕迹的地名正在人们心中渐渐淡出。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号称“三层楼”的老闸,红极一时的水泥厂,洪湖的门户外河码头……

说到这些地名,让我想到更多消失的地名,像衙门口、五条路、夹街头、襄南公学……这些带有历史遗迹的地方,在方兴未艾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大潮中消失殆尽。这个浪潮,对于一个城市既是诱人的,也是伤人的。它的诱人之处,是那些高楼大厦、剧院、商场、宽敞的马路,显示出这座城市的气派。它的伤人之处,是减少了市民们在街上休闲散步的乐趣。因为那里人来车往,噪音、烟尘让人避之不及。

新堤的老街仅剩解放街(建国后为此名)的一部分,当年称之为“新堤的南京路”,现在称其为“将新堤形、神、韵凝练于一身的符号”。来到这里,总让人顿生感慨。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,新堤最大、最长、最热闹

的街当数这里。早在明末清初,这条从“东岸”过“老闸”到“夹街头”沿江而建的街上,客栈、茶馆、商号、典当次第开花,煞是热闹,声名远播。

这条百年老街,历经岁月沧桑,灰色的墙皮早已泛黄剥落,露出青黑色的砖墙,木质门窗在风中吱吱作响,给人一种古朴原始的破败感。放慢你的脚步,轻轻地踩在每一块厚重的青石板上,手触及到那残垣断壁,假如你突然邂逅一位耄耋老人,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定格,刹那间,你会有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。

这里的人们安静而祥和地生活在祖辈留下的老房子里,长长窄窄的老巷子,将他们与外面的纷纷扰扰隔离开来,他们在自己的朝朝暮暮里享受着古老宁静的生活,就如同在享受一段只能在老电影里才能看得到的旧时光。戴着老花眼镜的老人悠闲地躺在摇椅上,一边轻轻摇着蒲扇,一边看报纸;三两个孩童在巷子里学骑自行车,老人倚着门框不停地嘱咐着,慢些慢些;三五位老婆婆聚在一起,一边收拾刚买回的菜,一边闲说家长里短,颇有岁月静好的意味。

徜徉在这条古老的街上,左右两边的房屋错落有致,尽管巷子略显破败,透过历史的沧桑,我们却能在中嗅到当初这里繁华的气息,可以想象当年街道两边商家云集,行人如织的热闹景象。现如今有的房屋闲置

着,门口长满了青苔。有的门口有一块小小的院落,种种花草草,姹紫嫣红地怒放,更显得了解放街上的人们悠闲而有情调的生活状态。

街的西头,赫然立着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“新堤老街”,解放街到此为止了。从夹街头翻过江堤,放眼望去,视线一下子开阔了,滚滚长江逶迤而来,江边的石阶上坐着钓鱼的人,还有着钓鱼的人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他们大概早已不会以打鱼为生,只不过为了消磨时光,享受钓鱼的乐趣罢了。

岁月忽焉,解放街已没有了往日的辉煌,但它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。古老的解放街,清末民初的古建筑,记载过去水上运输的古码头、新堤军事管制委员会、沔阳专署、路易·艾黎旧居等,几百年的风雨雨雨依然屹立在长江岸边,默默地向世人诉说着久远的记忆。

我们说,性格是城市的灵魂,是城市的眼睛。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,往往通过这座城市的文化和这座城市人的性格得到充分体现,正如男女老少各自有不同性格一样,城市也各有其性格。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大气和喧闹,小城市有小城市的精巧和安静。人们每到一个城市,总会对这个城市有一个或深刻或概括又或者是朦胧的感性印记。由此,我情不自禁率先发声,再说洪湖。

# 沿着内荆河行走

□ 杨磊

闹的中转站——坪坊。

从汉口回来的船只,经历了长江大风大浪的凶险,暂且在这个地势相对较高的坪坊集镇休整,下行去汉口的船只也要在这里停留,待观察到确定天气稳定后,才敢扬帆出发,汉阳沟在这里与内荆河交汇,把内荆河与东荆河连接起来,往来客商络绎不绝,下到新滩口,上到啄头沟,南到大沙湖,北到沙湖,方圆几十里,都是以坪坊古镇为中心。

如今,坪坊成为了一个很普通的村。但从村的东头走到西头,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古老的房屋,稀稀落落的石板路和屋后的石码头,依稀可以看到古村落昔日的繁华。

在啄头沟,我遇见了一位垂钓的老人。我与老人攀谈起来,老人经历过五四年、六九年的大水,对洪水肆虐的日子心有余悸、记忆犹新,老人告诉我,在他年轻的时候,这条内荆河上那是千帆过尽,热闹繁忙,公路修通之后,往来的船只就逐渐没有了,两岸的人家也都搬走了,只留下一些破败的老房子,偶尔有几个留守的老人,在河边整理陈旧的渔网,老人、渔网、木船……让我仿佛看见了时光的穿越。

“日有千人拱手,夜有万盏明灯”。珂里湾到了,四通八达的水路,让珂里湾成了内荆河南来北往的繁华的交通枢纽。

珂里湾又称“锅底湾”,是内荆河上的一个交通重镇,明清时期,珂里湾因杨柳河环绕,连通内荆河、长江和洪湖,珂里湾的商船可以上新堤、上荆州,下汉口,来往船只川流不息,船上指路的明灯照得古镇的夜晚如同白昼,因为水路交通发达,珂里湾在当时位列“沔州五大集镇之一”,素有“小汉口”之称。

我的老家就在离珂里湾不远的的一个台墩上。很久以前,老家周围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水域,先祖从江西到江夏金口,又从金口迁徙到了珂里湾一带,寻找高出水面的台墩栖居,如今的杨家墩一片共有十三墩,先祖选择了一个土墩,为其命名“白林”,从此繁衍生息,薪火相传。

虽然颠沛流离、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,但时刻不敢忘了对文化的传承,失去了对文化的渴求,家族就没有了兴旺的希望。到我父

亲这辈时,父亲做了一个私塾先生,在偏远的渔村,也算半个“文化人”,父亲以教授周边村落的学童谋生,家大口阔,日子过得十分拮据,父亲一辈子体弱多病,没过过几天宽裕的日子,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,饱受洪水之苦的他,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只属于自己家的船,在水患来临之时,全家人有一个逃难的保障,可是,直到父亲去世,我们家也没有一只属于自己的船。

“过了莲子溪,二十五里到新堤”。先祖们从白林墩驾船出长河,到了珂里湾,下水去汉口,上水去新堤。继续上行,到了如今的小港,小港,经张家大口,就到了有着五百多年开埠历史的古镇——新堤。

新堤,南临长江,内荆河在老闸背与长江相连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来新堤的时候,只有一座桥,内荆河与长江接口处的河两岸,都是横七竖八地停放着大大小小的船,两岸的吊脚楼,木桩都高高地插入河底,若干年前,先辈们摇船划桨一整天,终于见到了他们心目中的城市,检好木船,疲劳也一抖而空,兴奋且激动地融入了这份望已久的灯红酒绿之中。

如今,新堤的内荆河上,已经架起了不少六座桥梁,把内荆河的东岸和西岸彻底地连为了一体,那片停满了船只的码头,后来在上面建起了“荷花广场”,这“荷花广场”连同“一河两岸”成为了新堤的一道景观,成为了新堤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。

先祖们一辈子,也来不了几次的新堤,如今成了我的居住之所,每每散步在这“一河两岸”,眼前总会浮现起先祖衣衫褴褛与、疲惫而来的身影。

小港往西北,内荆河主干道沿洪湖在瞿家湾进入监利福田寺,上行至江陵习家口、潜江、荆门,沿途有汉沙河、长夏河、张家河、中襄河等多种称谓。

这是一条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河流。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,曾经从这条河走过,并留下了不朽的诗篇。内荆河古称夏水,亦称沧浪之水,战国时期,屈原再次被流放,这次他要去的方是江南,从郢都出发,来到

了这古夏水之滨,相传监利段古井口附近有一高台,叫濯缨台,是屈原与渔父相问互答的地方,《楚辞·渔父》里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,渔父问屈原,“何故至于斯?”屈原答曰:安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?宁赴湘流,葬于鱼腹之中。

渔父乃歌曰: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。随即莞尔而笑,鼓枻而去。屈原入夏水后,至中夏水(今监利枝)经城陵矶入湖南,最终在汨罗江投江自尽。

内荆河、古夏水、沧浪之水,就是这条河,成就了屈原绝不随波逐流的高尚情操,也成就了内荆河不朽的辉煌。

逐水而居,是人类生存的一条定律。内荆河并不是一条完整的河流,而是由名称不同但相互联通的河流的总称,是由很多支流形成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内荆河水系,长期以来,江汉平原一带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沿内荆河而行,古老的内荆河,滋养了祖祖辈辈数十代人,给沿岸的人民带来了幸福,河水泛滥时,也给两岸的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。

近年来,我常常沿内荆河行走,在无陆路交通的湖区,内荆河,就成了先祖与外界联系和畅通的必经通道。曾经的江汉平原,十年九水,多年的洪水,无情的抹去了先祖们的痕迹,只有这条逐渐废弃的内荆河,还有哪些留存下来的古老的地名和传说,留给我一些对先祖的念想,古老的内荆河,就是一部仅存不多的文化遗产,成为我们研究先祖历史的标本。

秋风飒飒、树叶飘零的季节,我又来到了内荆河畔。孤独的母亲河几近干涸,跨河而过的汉洪高速公路上,车来车往,一片繁忙,是啊,时代在前进,快节奏的陆路交通终将取代水运交通,摇船划桨的过去终将成为历史,滋养了无数先辈的内荆河,渐渐会成为一个符号留存后代的记忆里。缅怀过去,不忘来时路,回首先辈曾经的苦难、奋斗和挣扎,是为了更好地开始,我们与过去作别,牢记过往,在新的时代,重新出发。

## 献给第40个教师节的组诗

□ 甘鹏程

### 致老师

一  
一缕缕白发,一丝丝皱纹  
织成了一根根回忆的纤维

时间的航船拉回  
黑板擦慢慢擦去的青春

往昔的拼图连起  
一支支粉笔的初心

三尺讲台的距离  
一支蜡烛的历程

黑板上天空海阔  
教室内波上下一心

人生可以波澜不惊  
只愿他们能步步攀升

你的声音,始终清晰而沉稳  
你的眼神,总是温暖而深沉

你的身影,也许瘦削却很坚定  
红红心中,只有一个蓝蓝的憧憬

二  
你是粉笔,你是灯  
你是教鞭,你是夜与昼的指引

是你  
让迷失的孩子,幡然醒悟

是你  
让松劲的孩子,脱胎换骨

是你  
让努力的孩子,不枉付出

是你,教会每一个孩子  
认真走好,更上层楼的每一步

为了孩子的梦,为了家长的梦  
为教育竭力,为事业尽忠

教育在育人,不唯教书  
开心教,开心学,其乐也融融

### 返校季

总算快到了,九月一日  
浮躁很快会随炎热消失

好久没有闻到你泡面的气味  
办公桌对面的老王,若有所失  
好久没有听到你熟悉的新声  
行军床等在角落,若有所思

你是手握教鞭的将军  
五十六平米的教室,是你的营寨  
是最广阔的天地  
每年不同的五十余名学生  
生生不息,那是你流水的兵

用粉笔把黑白变,是你的专长  
用语言把空虚填满,是你的强项  
慢慢褪去他们的稚嫩  
给孩子们一个个插上能飞的翅膀

### 那些树

不能参天拿云,没关系  
把自己种在故乡,或他乡  
与泥土合二为一  
一叶为手,枝为臂  
将岁岁花苞一朵朵  
托起。送它们步步高,迈向高处  
当不了栋梁,那就成为踏实的梯  
即便是做火柴棒  
也可点亮,沿途灯盏  
碳化,成泥,再把土地喂养  
日复一日,一烛常燃  
金秋,每棵树都挂满果实  
九月的这一天,是谁  
向那些树,那些谦卑,举起了旗

### 开学第一天

同学们,声音再亮一点  
龙虎般喊出心底的誓言  
举起手,昂起头  
我们是光荣的中国少年

动起来,像晨鸟一样欢快  
勇敢的海燕,风浪中也是挺起胸膛  
笑起来吧,传递快乐,让心翻倍  
花样年华,就该鲜花一样绽放

朝阳升起在东方  
雄鹰展翅于山岗  
学海无涯,乘风破浪  
我们在象牙塔,扬帆起航

宝贵的青春,黄金般的岁月  
我们朝气蓬勃,我们神采飞扬  
我们友爱团结,把人生的画卷书写  
崇高,向上,中国少年闪闪发光

甘鹏程 男,湖北洪湖人,文学爱好者,8次荣获诗联社《中国诗歌网》每日好诗最佳点评奖。

公益广告

# 绿色生活 低碳出行

深化文明创建  
争做文明市民



洪湖市融媒体中心宣